

說部叢書第三集第十三編

地獄焦石
上冊

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地獄礁上冊

發端（一）

西洋有一種不法的職業叫做秘密輸入如偷漏關稅。暗將外國品運入。因為要捕捉這種人。凡海岸可以停船之處。都派着檢查官在那裏暗暗監察。某年剿末。法國沿地中海有個叫做德刺白的狹港。港頭有兩個檢查官立着。這一相天氣晴和。暑氣也很甚。二人在臨海的崖上。隱身樹陰之中。遠望海面。見水對不分之際。現出一粒黑豆似的東西。取出望遠鏡細看。並非黑豆。乃是小舟。過了一時間。小舟漸次近岸。不用望遠鏡也可以明瞭。小舟的形狀頗怪。既非法國形。又非英國形。檢查官的眼中。也斷不出是那裏的船。其中乘着一個漢子。上被日光晒得很黑。辨不出是那一國人。又不是天生的黑奴。此人在離

岸數丈處。停櫓向崖下瞧瞧。見四下無人。他再將櫓用力一搖。即靠近岸旁。又四面一瞧。急急走上崖去。似乎很怕人瞧見他。他又頗熟識附近路徑。崖的半腹。有一道清泉。此人蹲着。把嘴湊在泉上痛飲。大約喝了一分鐘光景。他方始滿足。總算渴得利害了。此刻抬起頭來。環視四周。然後再喝。喝了又看。如此約三四次。喝完之後。掬水洗他的身體。自腰以上。一齊洗畢。臉上方始精神充足。正打算回到船上去。檢查官此時便跳將出來。此人一見。即忙逃走。二人趕上去就捕獲。檢查他的身體。只見額上有新的傷痕。他的衣服。只有一條舊袴。乃粗的帆布所做。自腰以上。不穿衣服。再檢查檢查他船中有無怪異。那知除一樞櫓之外。並無別物。無檣。無帆。無舵。無食物。無水槽。船上連號頭也沒有。檢查的印也沒有。問他姓名身分。他一言不發。雖把他捕住。他到底無犯罪證據。又不能罰他。然而也不能就此釋放。帶他到最近的警察署去。他又沒有逃走的

樣子。此人一到警察署。便啓口操着法國話。說肚中飢餓。此外竟不道隻字。警察署中便把罪人的食料給他吃。他吃得乾乾淨淨。却很飢餓。等他吃完。署長又連連問他。他總不答一語。如啞子一般。無法可施。只得當做無籍無業之人看待。（西洋無籍無業之人有罪）卽送於預審判事。判事也用盡心思。種種試問。毫無效力。他竟不答是何等樣人。從何處來。他非啞子。不過自己不肯說。其中必有緣故。全身只穿一條破袴。乘着無號數之船。在海上漂流。若非痴人。一定有一種說不出的事情在內。他的事情。不外乎犯罪。不外乎惡事。不足惡事。何用閉口不言。想雖如此想。判事竟沒有使他招供之法。崖上半腹之泉水。海上本來瞧不見的。他能尋得到泉水所在。可見此人已到過這裏。多數人之中。必有認識他的人。旅館的主人是必說。這小小市上的人。盡行喚過來。給他們觀看。竟無人認得他。檢查他的身體。不過皮色稍黑。並無特異之處。鼻不高。

不低。口不闊不狹。目不大不小。毛髮尋常。牙齒尋常。身材尋常。姿勢尋常。不像上等社會之人。又不像下等人物。要斷定他是中流社會的人。却又很難。無論什麼人。總說不出他是何等樣人。再也沒有此人那麼奇怪。再也沒有此人那麼尋常了。他既如此不可思議。判事好奇心大發。以爲非查得此人的真相不可。然而此乃判事之誤。普通的歹人。却容易看破他的真相。此人比判事知識更高。比判事決心更強。并且他又噤口不言。憑你用普通的威嚇欺騙。仍舊絲毫不吐實情。這到底是什麼人。爲何不開口呢。讀者試推測之。

發端（二）

說謊無論怎樣巧。總容易看破。不說話無論怎樣不巧。總不容易看破。這捕獲的怪人。實在不容易看破他的真相。判事變換種種方法。總無回答。後來一想。不如十分的優待他。使他感我的恩。或者肯招認出來。於是又將方法一變。一

向當他嫌疑犯看待。從此如客人一般的待他。從裁判所帶他到家裏去。替他安排一間清靜房屋。使他很安樂的度日。再用兩個年輕侍女服侍他。恐怕人家對待有病的父母。也不過如此。他住了二星期。判事的親切。到底有些感動。他竟肯啟口說話了。有一天。判事從署中回去。就有一個婢女趕來。說道。那客人說有話要和你講。判事大喜。暗想他雖打定主意。到底感激我的恩。自願招認了。即忙趕到他室中。他先請判事上坐。靜靜的說道。閣下的大恩。實在感謝之至。但是這樣在此叨閣下之光。你我都無益處。從今日起。不敢再在此叨擾。我一身可罰之罪很多。望明日帶往法庭定罪罷。判事一聽。覺得很意外。即道。那麼你肯說出你的來歷來麼。他道。沒有什麼可說。即使不說。不明白我的籍貫職業。儘可以問罪。判事道。你當真沒有籍貫職業麼。他道。有沒有。忘掉了。判事道。那裏可以說忘掉了。就算了。事。你到底叫什麼。他道。忘了。判事道。姓

名決不會忘掉。大約你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情在內。他道。忘了。判事道。你明明曉得。口中說忘了。忘了。如此於你很無益。我因爲你主意極堅。在裁判所只管不招。所以拋去判事職務。用友情來問你。你若肯直說出來。我也是個堂堂男子。自然一定保護你。若是萬萬不可告人的話。我聽了之後。定可以替你設法。並不是一定有罪的。你若當我判事。自然不能說。只消當我朋友看待。似乎無須隱瞞。快些說罷。此人道。你雖說是朋友。我決不當你朋友。真的朋友。萬萬不會如此尋根究底的詢問。一定放我逃去了。但是我不當你朋友。所以也不逃去。你把判事的資格來討論。有罪可以處罰。無罪可以釋放。這就是你的職務。我只有勸你盡你的職務。沒有第二句話。他如此爽快快的一說。判事曉得白白勞力。毫無用處。不料他主意竟如此堅固。判事道。我也不必你勸。我若用判事的資格詢問。你可直說麼。他道。心裏記得的事。自然可以直說。我是連

姓名也忘掉。以前身在何處。做些何事。一齊不記得。忘掉的事你要說。我除了撒謊外。別無他法。判事聽了他這大膽的回答。曉得我的手段失敗。不免有些生氣。只得退將出去。翌日。判事要看破他真相之心更切。苟我職權所及。費用不缺乏。便再籌畫各種方法。第一從巴黎以外的警署中。雇幾名偵探來。託他們檢查此人。從前逃走的罪人中。有沒有與此人相像的人。大家都說沒有。其次將此人的照片。送往意大利西班牙等各處的監牢及全國的漁村與船主等。詢問曾否認識此人。有無那樣怪形小舟失去。那知四面的回答。都不認得他。真是自有裁判所以來第一怪事。判事也用盡心思。無可想法。只得定他無籍無業之罪。這一件怪事。法國各報館都派特派員來聽審。好奇之人。也不遠千里而來。裁判之日。旁聽席上擁擠不堪。大家以爲此次裁判。必定大有趣味。那知自始至終。判事一句一句的詢問。被告只答忘了忘了。別無他語。不承認。

不反駁。判事只好參照處罰無籍無業之法律。用最重的辦法。禁錮一年零一日。被告既無姓名可稽。宣告文上只得寫被告無名氏。這也是法國裁判界上空前絕後之事。旁聽者裏頭。也有從巴黎遠道來的。其中有個袁伯爵。乃年輕貴族。旁聽之後。很引起他的好奇心。頗欲曉得此人來歷。他就存銀五百法郎（合中國一百圓）於裁判所。說等被告出獄。就贈給他使用。如此過了一年零一日。被告無事出獄。他拏了袁伯爵的銀錢。也不寫一封信道謝一聲。就此去了。他往何處。做何事。竟無人知道。這到底是什麼人。含有何等樣的祕密呢。他的半生令人傷心憤怒之奇妙經歷。要讀完此書。纔能曉得。

第一章 以下乃書中主人翁口氣

諸君。世界上再也沒有我那般不幸我那般悲慘的人了。最鍾愛的寧兒怎樣了。最親密的琳姑在那裏。我一想到此事。淚珠不由的滾滾下來。提起筆來也

是眼淚。開出口來也是眼淚。我姑且和淚述我的歷史。英國倫敦泰晤士河河梢。有一極小漁村。我父母乃是村中的漁家。我六歲時。父母相繼去世。我便成孤兒。我隣家有個叫做鐵翁的。就領我去。當我兒子撫養着。我也把鐵翁當做親父一般。稱他爲父親。鐵翁有兩個女兒。沒有兒子。後來打算把一個女兒配我做夫婦。我接續他家後嗣。河梢的鐵翁。英國無人不知。乃一個有名的潛水夫。專門拾取沈入水底的船隻上之財貨。鐵翁要我學習機械及造船學。在我十一歲時。卽送我往法國。我就入巴黎的學校。那時法國人深惡英人。我一點也不知法語。所以起初的二年間。很受同學們玩弄。我孤獨無偶。每日憶念着故鄉。幸虧有一人很與我要好。此人也是同學。無論用功閑遊。他總不離我一步。到處的幫助我。我能夠成一個校中優等生。大半是此人的力量。此人真是我的大恩人。我在法國修業六年。到十九歲的冬初。回到故鄉。見過父親（卽

鐵翁）又見兩位姑娘。都長得很美麗。見了我含羞不語。我近他身旁。也覺得如醉如癡。諸君。這時候是我初知愛情之時。他們二人。姊妹比我大一歲。名喚梅姑。妹妹比我小二歲。名喚琳姑。我愛的是琳姑。愛我的也是琳姑。我待梅姑如同胞姊妹。我待琳姑。比同胞妹妹更親密。我留學法國六年。法語很熟。不過其他學問還不甚上達。故更入倫敦機械學校。修業三年。又遇一個很要好的同學。此人叫做岱五。岱五不是英國人。是外國的人。我在法國被衆學生玩弄。他在英國學校。也是如此。我見此情形。頓時替他可憐。常常去幫助他。他也當我親兄弟看待。他也與我一樣。無父無母。只靠一個叔父撫養着。我見二人境遇相同。更覺親熱。然而岱五到底沒有我那法國的一位同學那麼親切。諸君。我得着兩個同學。此二人與我一生大有關係。第三年考試。我與岱五一同卒業。岱五隨我歸故鄉河梢。說也奇怪。不多幾天。岱五就與梅姑相親相愛了。他

二人的愛情。也不亞於我與琳姑。父親本來人很爽快。見岱五與梅姑相愛。也不打聽岱五的底細。卽與兩對男女。配成夫婦。梅姑容貌雖佳。沒有他妹妹那麼聰明。他心裏時常容易愁悶不樂。我夫婦二人。常常替他擔心。希望他不要有什麼不快的事。此後我常隨父親練習潛水。不到一年。可以深潛海底。工夫與父親差不多了。岱五不愛潛水。不過擔任些潛水機械的事。所以潛水一道。他一點也不會。又隔了二年。倫敦的海上保險公司。有快信來喚父親去。說是要託他撈取水底之物。父親去後。第三日欣然回來。不過臉上却帶幾分憂慮的樣子。晚飯後。喚我們兩對夫婦到面前。正色說道。從前我什麼事都沒有向你們商量過。此次事情很大。我一人不能決斷。須與你們商量。有一艘英國商船。叫做諾爾孟號。沉在法國地中海。此船從印度載着五十萬圓的金幣來的。一得此船。便可得五十萬圓。粗大略雖曉得所在。確實的場所。還無人知道。

要得此船。尚須細細尋覓。尋得到自然立刻得此巨款。萬一尋不到。至少也要費去七八萬圓。不是公司中的損失麼。於是打算把這沉沒的船賣給我。他們得了些錢。儘我去發財。尋得之後。五十萬一齊覓到了。提十萬圓歸公司。其餘四十萬。一齊歸我。不是很好的一頭買賣麼。弄得好。空手得四十萬圓。弄得不。好。白白勞力。還要花費些費用。這費用也不小。傾我家產。還不見得夠。你們以為怎樣。還是情願拋擲這費用買那船呢。還是謝絕他。你們儘管各人表示意見。他說罷。對我們看着。要催我們回答。

第二章

尋得到沉沒之船。完全可得四十萬圓。尋不到時。傾家蕩產。得四十萬雖喜。破產未免可怕。我只管想着。頗難斷定。岱五說。這種機會一錯過。還有什麼發財之機會。他又再三勸父親。父親便聽他的主張。向我說道。洛伯（我之名）你是

思慮過分的人。所以不敢說定。其實船稿是沉沒的。那有尋不到之理。你別担
心。只管幫助我做去便了。我聽父親如此說。心裏總覺得不安。又曉得父親的
性質。一打定主意。決計要做的。阻擋他也無用。只得答應。於是父親與岱五先
往倫敦。與海上保險公司訂立合同。並且向諾爾孟號逃回來的水夫。詢問種
種情狀。再買了些潛水機械回來。從此無日無夜的預備。到第七天。萬事完備。
在村上雇了不知生死的漁夫三十人。充當潛水夫。再帶了我們家眷。向地中
海邊出發。船沉在某岬的海面。就在近岬覓一所舊屋。作爲安息之所。然後下
手尋覓。父親與我擔任潛入海底。岱五與一個水夫長龔二。管理機械。那時節
恰巧海上很平靜。第二天。即得船之所在。到第十天。已取出金幣一萬圓。此時
我等的喜歡。竟非脣舌筆墨所可形容。只好讀者推想了。父親以爲金錢存放
破屋中。非常危險。每滿五萬圓。就雇了近村之馬。將金錢去存放在馬兒塞銀

行。世上暴富的人雖多。總沒有我們那麼快。到這一年秋初。已拾得三十五萬圓。馬兒塞銀行。實很驚異。但是海底還有十五萬。到秋盡時一定可以取完。不知何故。岱五有些不高興做事了。每日不到海上。不知那裏去的。做些何事。竟無從知道。朝晨八時出門。晚間六七時很疲倦的回來。我覺得奇怪。問他。他笑而不答。我以爲他向梅姑總說明白的。我再詢問梅姑。那知梅姑這人非常粗心。丈夫的舉動。並不在意。我去問他。他如小兒一般。只言不知。絲毫不覺他行動奇怪。然而岱五除外出之外。並無別種可疑的事。所以我也不很深疑。如此秋天過了一半。又拾得五萬圓。父親命我與岱五將此銀存入銀行。我二人就雇了馬。負背着金錢。向馬兒塞去。存好款子。命馬夫帶馬先回去。我二人隨後徐徐行走。半途到一小村。叫做小郡村。時候已經日暮。此村離我家有四十里路光景。真是冷靜的鄉村。無車可乘。若夜間行這四十里路。又不容易。只得

就在村上旅店中宿一夜。我與岱五喝些酒。到夜間十點鐘。入樓上一室安歇。在十二點鐘前睡着。我似醒非醒之間。好像後來岱五一人私自起身。且有下樓之聲。不過我那時很糊塗。不知其細。聲音似乎聽得很清楚。明天六點半鐘起來。向旁邊一看。岱五好好睡着。與昨夜入睡時一般。睡得正濃。我卽推醒了他。預備預備。一同出發。正是朝晨七點鐘的時候。到午後兩點鐘。已將近到家。遠遠望去。只見我家門前。有許多水夫聚着。不知出了什麼事情。我心中頗不安。暗想不要是我琳姑出了什麼事纔好。於是急走幾步。比岱五先趕回去。早有一個水夫瞧見了我。趕將過來。我一看。原來是水夫長龔二。我卽問道。龔二什麼事。琳姑怎樣。龔二氣喘喘的說道。不好了。主人殺死了。我聽了此話。那裏想得到父親被人殺死卽道。那家的主人。龔二道。就是你父親。我嚇得一跳。急道。什麼人殺他。這是什麼時候的事。我一壁說。一壁趕入家中。到父親房內。見

被褥上都是鮮血。土也似的父親面貌。露出在枕上。我那時驚得魂飛天外。大叫一聲父親。抱住屍骸狂哭。驚嚇悲傷過度。竟致氣絕。

第三章

氣絕之後。我一切都不曉得。到醒來一看。已躺在自己床上。琳姑坐在床前垂淚。諸君。琳姑的事。我一向沒有提過。琳姑雖女子。大有丈夫氣概。他的氣質。我也不及。自從遷居到此地以來。凡管理一家事務。以及對待水夫。全靠他一人辦着。一點也不覺得不周到。琳姑此刻見我醒來。垂淚道。你醒了麼。從此以後。你還須替姊姊擔幾分心。姊姊本來見識不足。幸虧有父親監督着。他倒還滿足度日。此刻父親去世後。要在岱五手中生活。不知他能夠不能夠。此後你須代着父親。替姊姊擔心纔是。琳姑叫我當心他姊姊。我竟不明白這意思。但是我被最愛的人提了這一句話。不多一刻。心地很清楚。過去現在未來的事。一